

bloom 盛开
盛于繁花·锦绣绽开
新概念书系 03-28

TWELFTH SESSIONS
NEW CONCEPT

第十二届 全国新概念 获奖者作文范本

盛开
Bloom

DISHIERJIEQUANGUOXINGAINIANHUOJIANGZHEZUOWENFANBEN

方达◎主编

[B卷]

新蕾出版社

第十二届

方达◎主编

全国新概念

获奖者作文范本

TWELFTH SESSIONS

NEW CONCEPT

DISHIERHOUANGLIOMINGCAILIANHUOJIANGZHEZHUOWENFAN BEN

[B卷]



新蕾出版社

作者介绍

鲁一凡



幻想症候群,白日梦大王。喜欢音乐,喜欢睡懒觉,喜欢好天气。希望有一天一个人去旅行。希望身边的人每天都开心。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苗亚男

1993年出生,多重人格,走青春文学不顺因而转向荒诞。贪吃贪睡,看碟无数。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汪子钰

笔名予末,女,庸人自扰,无需多言。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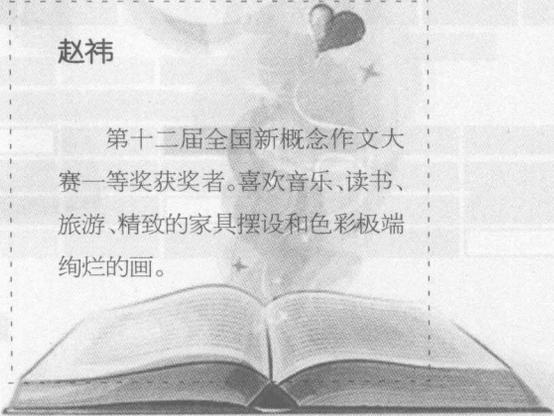
徐衍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努力尝试多种文字风格的创作。

杨鑫

1992年出生于江苏,现就读于江苏省某中学。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赵祎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喜欢音乐、读书、旅游,精致的家具摆设和色彩极端绚烂的画。

封雷

热爱音乐和文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贺伊曼

90年代出生。金牛座。爱吃爱睡，目前就读于湖南某大学。作品散见于《萌芽》。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韦智杰

出生在广西一个小镇，梦想写干净温和的文字，四处旅行，码字为生。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李林芳

1991年出生，湖北省选手。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Mirror·晓木

原名李晓静，1989年出生，现就读于山东大学，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陈立闻

笔名翌闻，网名欲落清风，1993出生于上海。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韩倩雯

1991年出生，江苏人，天蝎座。曾在《萌芽》上发表作品。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郝好

现就读于河北保定一中。昵称好子。还是小孩子，所以总做白马王子的梦。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黄意

1992 出生,双鱼座,很迷糊,喜欢幻想。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另维

原名温暖,1992 年出生,迄今发表文章已近百万字,作品散见于《萌芽》《最女生》《花火》等杂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谢添

1991 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喜欢文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马红珍

出生于 80 年代末,江苏省选手。现就读于江南大学太湖学院。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研小色

高二学生,原名李慧研,1992 年出生的狮子座。作品多发表于饶雪漫主编杂志《17seventeen》。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刘创

出生于九十年代初。爱听缠绵的情歌和 high 歌,钟情于巧妙诙谐的文笔,最怀念黑夜中驾驶着速度机器去闯风的感觉。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者。

辜好洁

水瓶女,万幸不属猪。喜怒无常,志向不高。作品常见于《萌芽》、《美文》等杂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莫诺

原名乐康,1992 年出生,现为高中生。在高中版《学语文报》有多篇文章发表。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普鲁士蓝

原名王苏辛，喜欢的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卡森·麦卡勒斯、雷蒙德·卡佛、张大春。成都某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王园卉

生于九零年，来自南偏西。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孙方宇

笔名孙伯炎，1991年出生于山东省。现就读于沂水县某中学。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白云

笔名七月落笺。出生于八九十年代零乱的交错之年。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陈霏

1991年出生，西安人。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吴晓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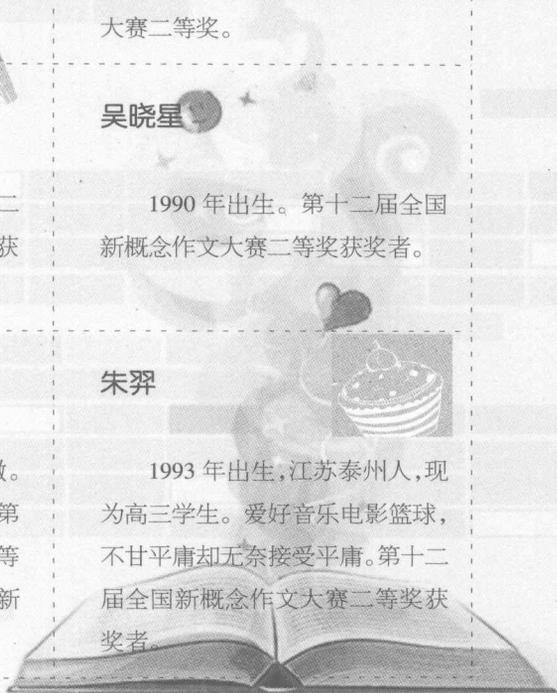
1990年出生。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马路瑶

1992年出生，曾用笔名北辙。为文宗旨：以心为文，笔随心愿。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朱羿

1993年出生，江苏泰州人，现为高三学生。爱好音乐电影篮球，不甘平庸却无奈接受平庸。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谁在辛吉的青春里停留

- 002 孤望 莫 诺
- 013 空缺的十月 Mirror·晓木
- 018 谁在辛吉的青春里停留 辜好洁
- 030 一季斑斓 陈立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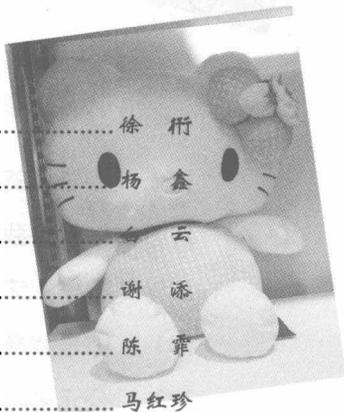
请别告别,微安

- 040 “味精”马龙 刘 创
- 046 请别告别,微安 汪子钰
- 056 彼岸 善鲁士蓝
- 062 天使的背上没有翅膀 赵 祎
- 067 沼泽 韦智杰
- 083 仰望红色丝绒 韩倩雯



那只风筝

- 092 那只风筝 徐 桁
- 099 不是下雨就是下雾 杨 鑫
- 105 沧海桑田,光阴的温和 白 云
- 109 谁谁谁和老 谢 添
- 113 钢铁人也没关系 陈 霏
- 119 死亡的事 马红珍



盛开
BLOOM



撑阳伞的女人

- 124 局 吴晓星
- 130 腐朽 王园卉
- 138 撑阳伞的女人 普鲁士蓝
- 151 愚昧 苗亚男
- 153 涡流 苗亚男
- 157 这是告别的年代 贺伊曼



你是我最不想伤害的朋友

- 168 咖啡里的世界 李林芳
- 172 你教会我的三件事 另 维
- 179 木马似流光 朱 羿
- 191 你是我最不想伤害的朋友 黄 意
- 203 公元多少年, 飞沙..... 韩倩雯



第六弦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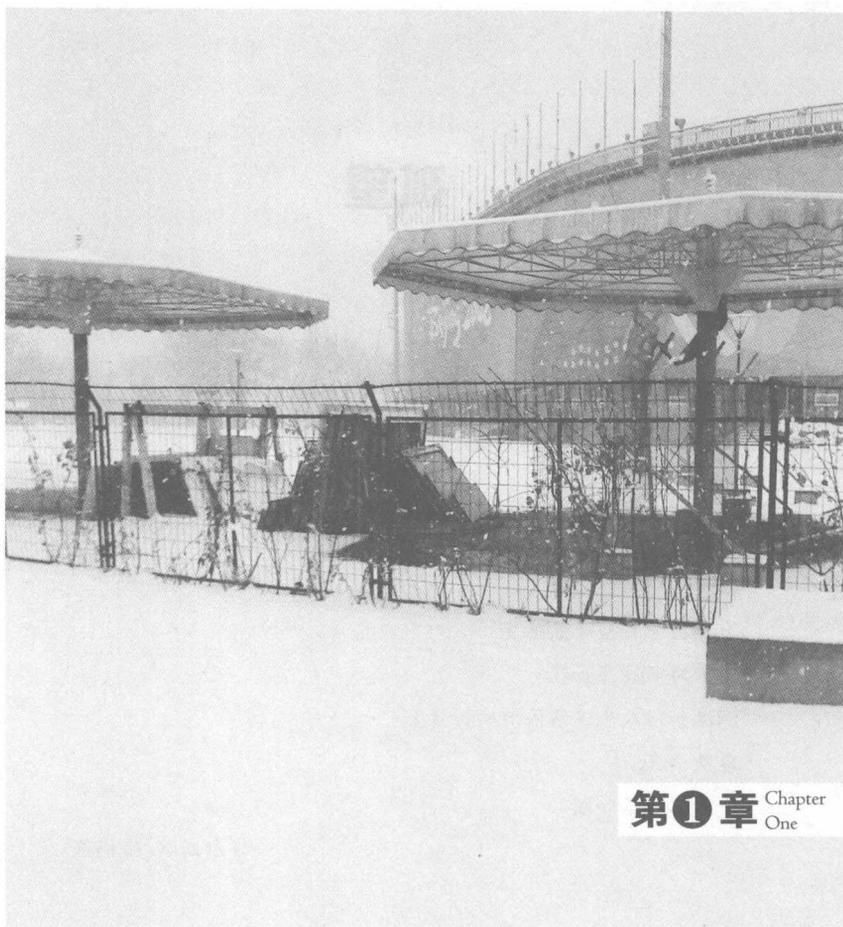
- 212 昨日青丝 孙方宇
- 219 寂静编年 封雷
- 227 芭芭贝拉 另维
- 241 没有什么可以永恒 郝好
- 249 第六弦音 鲁一凡



上海纪行

- 258 青春是肆意的挥霍 研小色
- 262 明年再来 陈立闻
- 267 上海纪行 马路瑶
- 274 来过又走开 马红珍





第①章 Chapter One

谁在辛吉的青春里停留

可可傻傻的相信,麦兜会一直守护着自己,宠着自己,陪着自己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两个人都步履蹒跚、双鬓斑白。

孤望

文/莫诺

我们彼此相望孑然孤寞
清醒游离彼岸如花
泅渡如何人生道路依旧曲折萧索
默默 默默
我只能默默如潮

——华尔斯漠《梧桐花》

ONE

在生活中总会不经意间想起那些人,以及与那些人一起经历的那些事,总会想起那些寥寥的年月和满赋深情的决绝。犹记得这样两个男子,他们编织的我的青葱时代,亦是他们的。

维斯和木易。之所以将他们叫得此般悠然美好,只是想努力地将其深刻在我的生命长河之中。因着某种未名的缘分,我和维斯相遇在同一所初中,同一个班级。在彼此认识之前,我们都默默地走着各自不同的道途,都踌躇满志地奔向被书籍所灌输的“明媚而灿烂的前途”。荣辱不知。殊不知这所谓的灿烂前途竟是这样悲凉荒杂而寂寞。却终究是殊途同归。

因着一个晚上的“我们同路?!”于是我们每晚笑谈一路然后淡然分道。所有一切平淡无奇,自无留念可言。只是那时我喜欢你的明媚笑容,时而妖媚的举止,时或深沉的缄默。那样一个青纯少年,那样一段青春年少。之所以如此,记忆中的如斯年少天空总是窗明几净,蔚蓝如洗的。

三年后,当我们再次背着背包穿过那一排冗长的梧桐道,然后执手分道,再次面向另一条更加冗长的梧桐道,背道而驰。不同的只是彼此都孑然孤寞了罢。不知道你是否发现我们的心情早已被迅疾的成长带着的某种未名的赧然寂寞,变质繁重索然了。彼此言语愈发贫瘠。我知道,我只要一回首,便可以看见你在昏黄的灯光中渐行渐远愈发落寂悲伤悠长的影子,你亦是如此。但我们却都是执拗懦弱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满目荆棘的未来。惊人的相似。

我想,毕竟那里才是你家灯光所及的地方啊。

记得有这样一次动情。那晚我正伤怀感伤——期中考试不理想,被父母诘问。我静默不言,不作任何言辞辩解。只是我知道,自己进步了。我想,就让他们怀着莫大的失望如此下去——以免日后巨大的失望会演绎粗俗滥套的“天堂地狱”的戏码,这是我所不想看到的。于是,我打电话给你,你我在电话里都缄默半晌,然后,我低声说,我们出来吧。挂了电话,心生黯然。去了那个只有我们心知的地方。

江边的夜色不算太美。彼岸灯火如潮。江上时而汽笛鸣响,又迅速落寂下去。浪拍岸似乎带着复始不止的味道一次次拍打同一个地方,同一朵浪潮涌向不同的岸石。身后的防护林以及防护林之后的又一个堤岸都灰黄带着岁月的印痕。许多人见证着这段历史,许多人带走了这段历史。继而是堤岸后的另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热闹冷漠的世界,这里的夜市总是这样让人寂寥空虚。这是你眼瞳所及的地方和你侧头的角度。

深远而不属于我。

在这个角度之上你说了一句让我青春灼烈的话。你说,其实你不必这样。我不知道你在回望什么,抑或是在逃避我的目光。其实你不必这样。

其实你不必这样。其实你不必这样。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你侧头的弧度被绵亘流丽的江水所反射的灯红酒绿的微光勾勒得浅薄清明而朦胧。我用手机默默拍下了。时至今日,早已不知是何时删去的。心生留念。

那晚属于深情的缄默。

当我们散漫着离开的时候,从骨子里已经透着凉凉的寒意了。不回头地离开了这个饱含非薄年月的地方。毕竟我们不能终生属于这里,你不能终身与我一起属于这里。而当我看着夜市上的摊贩们开始收拣忙碌时,一条灯火辉煌,天空明朗的夜间街市只剩几人行走了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宫崎峻的动画《千与千寻》里的鬼市,热闹与寂寞共生,一种寥寥的悲怆情愫油然而生。我知道,你一直在背后看着我。看着我的心事。于是,你拍着我的肩膀,低声说,秋天就要过去了吧。然后独自欢快徜徉在这冗长的人间街市,转身之间,叫我跑起来。我淡漠地笑,跟上你。

我时常在想,要是我们能这样永远地跑下去该有多好。毕竟只有你才能看懂我的眼神。只有你。

我知道,一直都是你在我身旁。一直都是。

没有人比你更懂我。更会安慰我。

你说,我们是不是总是在努力遗忘那些我们遗忘不了的人和事,而那些已被我们遗忘的人又在努力地遗忘我们?



湮之是一个火树银花的女子,你深爱着她。自她高二辍学之后,自然地做了妓女。于是你隐忍痛楚地将她搂入你的怀抱,想以你微薄的体温来温暖她。

这样一个女子竟在这个世界上如此艰难存活,并以一种旁人无知的寂寞华丽掩盖着内心的荏弱无助。她成长得是这样迅疾,你却只能悲凉地望着她的背影离去,不能自己地深深爱着。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常常将自己窘迫的形容装上华丽的面具,以此示人,悲悯自知。

当你到 KTV 去找她时,一个胭脂厚重的世俗女子语气轻浮地说她正在工作,如果需要她可以提供上档服务。你赧然一笑,寂寞离开,在纸醉金迷的城市街头游走得很深,夜风凉得很透。

你不要这样。

是你不要这样,还是她不要那样。

你不要这样。

你拿起手机准备打我电话,按到手头又悻悻放下。我不知道此时你是何等寂

寞、何等苦痛，而你深爱的那个女子又是何等坚强地寂寞着。两个寂寞的人终是不能此生共结连理的啊。但我知道，你愿意拥有如此简短的美好，即使付诸你的一生。

你是这样一个偏执的孩子。

自从你迷恋上湮之那时起，你喜欢上了酒。也因此曾几度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深谈。但你依旧如此讳莫如深地爱着这样一个美好女子。只因，那时高考已经迫在眉睫，而你我又是一文一理，再加上你又不怎么回我短信，于是我们本就寥寥的联系就更加寥寥了。但我一直都知道你深爱着这样一个女子的这件事，并为之废然着自己。

我想，彼时的我已清醒，为何换你无法泅渡开去。

那天，你又去找她。她正着短装衣裙，架腿抽烟。你双眼看去，看她犹如隔岸莲花，在雾中舞姿绰约，却植根淤泥，终将葬于此地。迂腐妖娆。你止住前来招呼的粉黛之人，拉着她的手快速逃离。在青蓝色与彩色并兼的冷漠世界，言辞之间，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荒凉杂乱和纯真在时间面前的脆弱，只是你还不懂得该以何种姿态在这个世界优美存活并如此委顿下去。于是你顽强抵抗，却终是败下阵来。

她极其反感地从你手中将她的手抽离出来，然后将双手插进衣袋，侧头言说：“你想要的不是已经得到了吗？你还想怎样？我告诉你，以后不要来这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说罢，她转身欲离。

只是你再次上演了上次温情的戏码，将她一把搂住，眼神缱绻。你满腹深情地说：“我爱你，请不要离开。”

她立即解开你的手，勾起嘴角鄙夷的弧度，嗤笑着说：“别天真了，别以为老娘还是什么青纯少女，可以和你细享什么青春。你还小，应该在学校老师那里去上课。”她回望你的那个弧度像极了那晚你回望闹市的那个侧头姿势。只是她看不到你那悲伤的眼神。

你不能看着她重回那个烟花之地，于是带着微漠的誓言般的言语，朝她的背影起誓：“我还会来找你的。”她的背影坚挺笔直地刺在你的心头，犹如寒刀深深地刺着，即使流满鲜血，你还是强颜欢笑。街头是三三两两回望你们的恋人。

从她背影里伸出的一把尖刀，让你更下定了决心要以自己的怀抱来抱负这个女子。

——那你就带钱过来吧。最好带两个朋友一起。

你说，我们是不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存在，总是做着一些遥不可及的美梦，以此

为架空雄壮的壁垒来维护自己荏弱的心灵？

那晚，你带着向我借的两百块钱来找她，刚进去就看见一个男人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继而见她从容地微笑一下，带你进去。你默不做声地看她利落地将那脏污的床单换下，点歌。然后问你做哪一套，报价。

彼时你满腹怜惜，轻声唤她，“湮之，你不要这样，我只想好好爱你。”

她将你的话置若罔闻，形同麻木的机器。整个房间陷入了仿似温情却冷漠的境地。

你心愁泛滥，深情地看着这个早已不是青春依旧的你深爱的女子，“你真的不要这样好吗？”

你将她拉开，继而又努力将她抱住，一如你初夜那晚深情地抱她。此时的她仿佛失去了行为能力的木偶，在你怀中无力地瘫软着。你在她耳边轻声耳语：“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城市重新生活，忘记这里，忘记这里的一切。”

你以为你成功地说服了她，不料她温柔的反问竟让你一时语塞，紧接着便是手臂僵硬，一直顺着她冰凉润滑的后背滑下，然后静静把钱放下，默然离开。

——你养我？

如此厚重的言辞你当然不敢信誓旦旦地给她如何允诺。也许离开是你给她也是给你自己最好的答复。毕竟像湮之这样聪明的尘世女子是实质而聪颖的，她的哀矜没有多少人能懂，包括你也懂不了。最后，她也必定会生儿育女，即使日后举步维艰。你也将有你的全新生活，她即是你今生的劫难，你也如履薄冰地过来了。一切都将安好如初。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会深重地爱着某些不属于我们的人，或许爱与被爱本身也不存在什么属于或是不属于。只是在这惶惶自忧的冷漠年代，我们再也找不到童话中幻梦般的美好婚恋，只有我们学会对眷恋抱之一笑地温情离开才能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优美存活，并灿然自若。

——你养我？

——我毕竟是养不起你啊。

TWO

高考结束，我顺利地考进了榕城的S大，而你必然需要回头重新凫水撑船。如

是,我们各地天涯。只是我看见火车站里那个不善言辞的你漠然转身时,一向自视淡薄的我竟觉伤感。那时,我突然觉得你从一个孩子兀自成长为一个坚忍的男人,于是用手机将你寂寞却已释然的背影拍下,随我旅途一路。

在榕城遇到的第一个与我讲话的人便是木易,从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他不会只是我的过客。

他操着一口别扭的四川话问我是否知道S大在哪儿。

我礼貌性地摇摇头,从眼中微微露出些诧异和喜色,也兼着对这蹩脚的四川话的嗤笑。

他见我此番表情,又是大包小包的,便仿若明了地笑笑说:“其实我不是本地人,是到这边来报到的大学生。出于礼貌想与四川的朋友拉近些距离,就说了这样蹩脚的四川话,让你见笑了,”说到这里,露出皓齿,看我笑笑,“想必你也是到这边来上学的外地生吧,也是S大吗?”言中,他眼笑抬首,颌指我手中行李,示意是否如他所言。我想,是这样一个聪明男子啊,在如此生僻之境能懂得如此之言谈,让人敬畏。

我含蓄笑笑。我如此不言不是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陌,凡事谨慎,只是生来如此,也不怕他人言我为聋哑之人,爱着自爱之。就如此过着自己不紧不慢,不算糜烂也不算奢华高雅的生活。

如此之来,我们便算是熟识了。他亦是S大新生。在分宿舍时,他硬是与宿管处阿姨磨了半个多小时才搬到我所在的宿舍。当他笑盈盈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只是欣然一笑。

你说,我们是不是总要学会欣然接受一些我们深爱着的人的离去,以及另一些生陌的人的重新扮演,并如此安之若素地安平生活下去?

总在不经意间,会回望一些关于青春零碎的画面,无论是无以附丽的悲伤举动,抑或是雪夜漫步里的不经之谈,都会让我安然并微生潸然。毕竟在那样一个心情繁复的年月,那样的诚实都是让人欣慰却寂然的。我还一直都记得在中考结束那天,你父母告知你他们刚刚离婚时的那个及不可待的表情和你干瘪的笑容。他们离得那样迫切,仿似这样的蓄谋只是等待一个像今天这样美好的契机,然后向你无关紧要地仓皇宣告,然后以无声告别来作为彼此释然的终结,而你只是与他们无关的一个衍生品和错误。你笑得很吃力。然后是一段一段更为沉寂的缄默,如此到了我们的年少懵懂而单薄的青春。

此时,总觉得以前的那些干净遥想其实仍旧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早已忘记在